

みんなくりポジトリ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中文翻譯：總結〉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20-03-30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渡邊, 欣雄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15021/00009554

〈中文翻譯：總結〉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如此大規模的國際研討會，而且還是以「客家」族群為主題，原本並無預期會有這麼豐富的發表及報告。除了客家研究以外，我也介紹自己其他方面的研究。其實近10年來，我一直進行有關移民的研究。什麼是移民的研究？這項研究不只侷限在「客家人」，我一開始的研究是有關「在非洲喀麥隆的中國移民研究」，是針對移居非洲喀麥隆共和國的中國移民所作的研究。近來有非常多的中國人活躍於非洲各地，建立了各種的華僑、華人社區，形成唐人街，我過去做了這方面的研究。然而，我也曾經做過「在中國大陸的日本人研究」，這類研究在日本很少人做。這些在中國的日本人，他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不返回日本而留在中國討生活，成為「日僑」的日本人，在中國大陸約有50萬人左右。當然在臺灣也有很多類似狀況，這類在國外的日本人需要被研究。我聽京都大學松田素二教授曾經提過，近來京都大學的年輕研究員也開始研究有關居住在國外的日本人了。

此外，我也做了「在沖繩的中國人移民研究」，我已經寫了報告，但這項研究目前仍在持續進行中。這些移民包含了戰前從臺灣移居沖繩的人們，這使得臺灣文化對沖繩造成很大的影響。下次我將進行「在臺灣的日本人移民研究」，作為對臺灣的回禮。

另外，我最希望繼續研究的是「在巴西的沖繩人移民研究」。目前我正在進行這項研究當中。從結果來看，我的移民研究其實是從非洲到巴西。日本其實有相當多有關在巴西沖繩人的研究成果。談到今日的全球客家移民研究，我想向各位拋出一個問題，就教各位「進行移民研究中所需的觀點」是什麼？舉例來說，我在進行調查時，會詢問巴西當地移民下列問題。

我會請教這些來自沖繩的巴西人，也就是擁有巴西國籍而出身於沖繩的人，他們的自我認同是什麼？這也正是今日發表論文中重要的問題之一，我們必須先識別「什麼是客家人（人）？」換句話說，在掌握海外客家人他們的自我意識時，直接詢問他們「你是不是客家人」這件事非常重要。正如河合洋尚副教授所說，我們在遇到「必須認定一個人是不是客家人」時，判定的基準之一，應該就如張維安教授所說，語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對我們來說，一個人會不會講客家話，讓我們輕易地就能判定他「是不是客家人」。所以我就曾經準備了8個項目，個別詢問各式各樣的人，一一問他們「你是不是沖繩人」。例如我會問「祖先、生活習慣、語言都屬於客家地區，因此從祖國的客家地區來的巴西人（巴西國民）算不算客家人（客家族群）」，這樣的問題我也會請教住在巴西的沖繩人。祖先是客家人，自己也講客家話，自己的生活習慣也屬於客家文化，也吃麵帕板（臺灣南部的客家人稱呼板條為麵帕板，板條是一種用米做的寬麵，蒸熟時如潔白方巾），這樣的人算是客家人嗎？當然，對於這樣的對象，不管是本人或研究者都會認為他是個「客家人」，答案是肯定的。

像以上這樣的問題，回答「我是沖繩人」、「我是客家人」的人大多對於答案早有定見。給出這樣答案的人，絕大部份屬於第一代移民，都是最早移居該地區的人。但是到了第2

代、第3代，他們的自我認同就不是那麼單純了。現在居住在巴西的「沖繩人」人數約有36萬人，已經到了第6代了。因此，隨著移民本身是第幾代，其對身分的認同也完全不一樣。在今日的發表中，較看不出調查對象是什麼時候移居到該地區的，調查對象是屬於什麼時代的人。從族譜可看出他們的人際關係或世代的差異，他們的自我認同也完全不一樣。也就是說，最早從客家地區移居國外的客家移民，他們雖然擁有很強的客家意識，但是到了第3代至第4代，他們的語言和生活習慣就與父母親、祖先產生差異，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調查提問必須設定包含世代別在內的幾項基準。

另一個提問是，雖然不會說客家話，但是比方說「祖先和生活習慣都延續出身地的客家地區，這樣的巴西籍人算不算客家人？」我曾經在巴西對祖先來自沖繩的人們演講過，談到「沖繩是個什麼樣的地方」，但是來聆聽演講的參加者大部分講的是巴西話，也就是葡萄牙語，他們只會講葡萄牙語而已，完全不會講沖繩地方的語言。這些人的「沖繩人意識」或自我認同充滿了多樣性。這樣的認同包含有人回答「我雖然不會講沖繩的語言，但是自己的祖先來自沖繩，所以我也沖繩人」，到「我不懂沖繩話也不了解沖繩文化，我只會講葡萄牙語，早已習慣巴西的文化，我是個道地的巴西人而不是沖繩人」，各式各樣的回答都有。

在聖保羅有一條日本街(照片1)，街上有個客家會館。我原本想說是不是也一併調查客家人的情形，但是在調查「沖繩人」的同時還要調查「客家人」，我怕體力不支，畢竟現在年紀大了，因此就放棄了客家人的調查。因為我對沖繩移民的研究，所以我如此延伸想像：儘管祖先和語言都來自客家地區，但是自己的生活習慣已經巴西化，而且已經成為巴西國籍，這樣的人到底算不算是客家人呢？我想他們的自我認同應該有不同的變化。在這樣的思考下，我會去詢問受訪者他們的語言、生活習慣以及對於出身的意識等，了解對方的意識和生活，並且掌握他們的自我認同。

從今日大家的發表來看，我認為「新客家人」這樣的概念可能成為新的研究議題。在我訪談的最後，會詢問沖繩出身的巴西人這樣問題：「祖先、生活習慣和客家地區都無關，也就是說，和沖繩或客家地區完全無關，但是客家的粉絲，喜愛客家文化，希望成為客家人的巴西人，他們算不算是沖繩人或巴西人？」我想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具有一定的價值。我們不是走到可以接納這類客家粉絲成為客家人的時代了嗎？因為我們經歷過去民族識別的時代。最近在中國大陸就發生了這種情形。在民族識別中，到底有多少「民族」在歷史上真的屬於相同的民族？而且自古以來真的有「民族」存在嗎？「族群」也一樣，他們是否只是帶有識別意圖的政策呢？

即將到來的這個時代，已經無法單純從「民族」或「族群」的角度去理解，即將到來的這個時代，甚或是一個超越「民族」或「族群」的時代。我認為後續在進行喀麥隆、中國、沖繩、巴西這4個國家的移民研究時，對移民問題影響最大的是，正如同今天各位也談到了很多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接納移民的國家都曾經發生過類似「排華」的情形，在美國也曾經「排日」，這些排外行爲都是當時政府的政策或意圖所造成。當時在巴西並沒有

排斥移民的政策，所以巴西的日本移民高達160萬人，沖繩人高達36萬人，和美國的情形明顯不同。世界各地的政治經濟狀況對其文化的樣貌產生極大的作用。這當中，在我的調查成果中，最明顯的傾向是關於沖繩人的「出身」問題。儘管所使用的語言和生活習慣不一樣，但「沖繩出身」是決定自我認同很重要的一點。

那麼客家人的情形又如何？移民們對於「祖先來自客家地區，所以自己也是客家人」這樣的意識的想法是如何？其實我們也可想像出個大概，若很清楚自己「出身」的人，大部分的移民應該會回答自己是客家人。在19世紀，他者，也就是歐洲人帶來了「客家」這樣的概念。這是事實，在本次的發表中，飯島典子教授的《近代客家社會的形成》（風響社，2007年）這本著作中也都有同樣的主張，在19世紀的時候，「客家」這個辭彙首度出現在歷史上。在此之前，「客家」的概念是否與今日的意義相同就很難說了。所以，才會有「1854年客家人已經移居」這樣的說法。這個情形必須將之視為是歷史性的問題來看。總而言之，「出身」對自我認同上是個非常大的問題。

然而，「出身」不論是在沖繩人或客家人的問題上，通常記錄流傳的是父系出身的族譜。但是我在巴西所見到記錄的族譜中，沖繩人的族譜是採用文化人類學中所謂的「cognatic stock」（雙邊血族）、也就是「雙邊繼嗣」的方式記錄（照片2）。沖繩在本國屬於父系社會，但是在巴西則採雙邊繼嗣制。女性、母親方面是沖繩人，該母親的女兒也是沖繩人。也就是在族譜當中，不論是母親系脈或父親系脈，凡祖先是沖繩出身的人，其子女就可說是「沖繩人」。這樣的族譜結構在沖繩本國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各位在將「出身」當作一個問題思考時，只單採用父親系脈認定時，對於誰是客家人的認知也會出現差異。尤其在海外的客家人，他們或許採用的是母親系脈。父親系脈與母親系脈都認同的方式稱作「雙系脈制」（雙邊繼嗣制）。在巴西，對「沖繩人」的認知採用的是雙系脈制。這樣的概念和其原出身地完全不同。

我們在調查海外的客家人時，尤其在廣東省梅州或梅縣一帶調查時，得到的答案是他們將與客家人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也視作為「客家人」。這個事實非常重要。因為在清朝期間經常發生宗族械鬥（衝突），不同的宗族與宗族間經常發生爭鬥。但是，我聽說在當時即使完全沒有血緣關係的劉姓宗族也會建立模擬血緣關係，為了與異姓宗族作戰，同姓宗族也會建立族譜，團結起來戰鬥。所以他們之間如假包換並沒有血緣關係，但是到了現在，在這個地區的所有劉姓人全都成了「客家人」。像這類「出身」的問題也是我們必須慎重仔細思考的。當然我不是要打破客家人自我認同的意識，只是提醒各位不要過度相信「客家社會是父親系脈制」這件事。所以，客家人可以在完全沒有血緣關係的狀況下，因為其出身相連而串連在一起，這個情形是當地現實中確實存在的情形。所以，「新客家人」是否應以「出身」將之視同為客家人？還是應採用截然不同的「雙系脈制」進行認定？尤其當海外有不少案例出現時，這的確是可能發生而應該思考的問題。換言之，在他們的認知中所謂的一族，到底採用的是父系制還是母系制，或者是採雙系脈制？當我們在詢問調查對象他們的祖先或出身時，必須將這一點視為問題才是。這在文化人類學上可謂是一項重要的問題。

此外，將完全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歷史上有名的祖先視同具有血緣對待的親族關係，這樣的視同觀念，我在論文中以「權威家系」來表達。這個觀念我在沖繩研究中使用過，在客家認同的學術研究中，我想也應使用同樣的概念來檢視，尤其在「新客家人」方面。海外客家人的移民社會，或許不像其在本國時採用父親系脈進行認知。而且在客家人的移民社會中，可能也存在視同有血緣關係的觀念，存在「擬似客家人」的想法。從這個角度來看，在探討「到底客家是什麼」時，如果海外果真有「客家社會」存在時，或許這個客家是個與本國不同的「名稱上的客家」，其文化內容或許完全相異於本國。

換句話說，「名稱上的客家」儘管在文化與內容上與包含其本國在內的世界各地有所差異，但是我們應嘗試認同世界各地「我是客家」、「這是客家文化」、「這是客家料理」的主張，這也是我們應該有的重要認識。因為「新客家人」也是「客家人」。對於這種名稱與形象相同，內容與文化相異的現象，我們採用的是「假構」的概念。河合洋尚副教授這次也使用了這個概念。我不知道「假構」這個概念在英文中是否可直譯為fiction，中文是否也使用同樣的概念，或者是否可當作馬丁·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所說的「project」(規劃投出) 的概念使用，但不論如何，「客家」的概念乃是如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所說的想像 (image)，內容的問題擺在後面，先行出現的是想像、計畫、政策、模型這類的概念，然後再配合這些概念產生相符的運動，實體化的活動。例如「新客家運動」或者是提倡「保存客語」創立學校等的活動。學校本身也是一種「假構」，在建設學校之前並非早有學校教育，而是在興建了學校以後才將「學校」的內容實體化。所以原本的「客家」本身應該是一種虛構吧？客家文化並非在客家學校剛興建好時就完成，而是逐漸形成了客家文化，傳承下來，然後慢慢的形成了客家人。

假構這個概念絕對不是個不好的概念。我想虛構應該是指先產生各種的想像、模型或是政策、經濟上的理由、資源，先有一個名稱或想像出現「客家」以後，然後隨之而來的才是驚人的多元文化，構成了「客家文化」。所以在1808年時，歐洲人才會運用「客家 Kecha、Hakka」這樣的概念來描述整個 (客家) 全體，在19世紀，當地人與學者以此為據開始將客家視為一個實體。換句話說，首先產生一個「客家」的虛構概念，然後這個概念被接納成為客家人自我認同的依據，「客家」的概念於是開始具體化，被四面八方地擴大創造出來。這種情形顯示出，在每個時代裡，當地人不斷創造出「新客家人」。這正是我的結論，也是我接下來希望嘗試的研究題目。如此一來，我也有一絲希望將來可以變成客家人喔。